

新中国 新建筑

六十
60年

年

60

郑时龄

主编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XINZHONGGUO XINJIANZHU
LUSHINIAN LUSHIREN

新中国 新建筑 六十年60人

郑时龄 主编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 新建筑：六十年60人/郑时龄主编.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390-3570-3 I. 新… II. 郑… III. 建筑师—生平事迹—中国— 1949—2009 IV. K826. 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160号 网址：http：//www.jxkjcs.com 选题序号：KX2009092 图书代码：D09100—101 策 划：温 青 刘 峰 责任编辑：孙开颜 徐晓锋 整体设计：武 士 新中国 新建筑：六十年60人 郑时龄/主编	
	出版发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蓼洲街2号附1号 邮编 330009 电话 (0791) 6623491 6639342 (传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210mm×280mm 印 张…………… 15. 7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90-3570-3 定 价…………… 180. 00元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郑时龄

编 委：马国馨

齐 康

关肇邨

张锦秋

何镜堂

彭一刚

执行主编：许晓东

统 筹：赵夏榕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在《设计家》历年采访建筑师的基础上，以在建筑设计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内60位建筑师的设计生涯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为经，以这些杰出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为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隆重推出《新中国 新建筑：六十年60人》一书，为新中国60年的建筑立传，也是为新中国的建筑师立传。

事实上，这个构想很好——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阐述传主各自的设计理念，展示建国60年来在建筑理论、建筑实践等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具有纪念意义和实践意义。与此同时对部分传主略显偏激的观点采取保留、包容的客观态度，仅供学术参考。

60人的限额当然不合理，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它与新中国60年的关系。新中国建国60年来出现的优秀建筑师岂是这区区60席可以涵盖的！600位都嫌少！但我们并不想把这本书作为权威性的结论，只是看作一种辑录和记载，只是想从这60位建筑师的作品和作品窥见新中国建筑的一斑。因此，本书只是某种意义上的选集，而不是史诗意义上的建筑师全集，是像坊间流传的无数种文选那样具有诗意的选集，只是从这60位建筑师的作品和故事这个切入点来部分了解60年以来的新中国建筑、新中国建筑师。

60年的历程至少涵盖了五代建筑师。通常所称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建筑师，我们都是学习他们的作品，读着他们的论著成长起来的。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故世或者无法直接采访，因此本书没有这一代建筑师的身影。这里面列入的有通常所称的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他们是我们的导师和楷模，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已经故世或者无法接受采访。第三代建筑师是今天中国建筑界的中坚，他们是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有些是我们的同事和友人，他们活跃在今天的中国建筑舞台上，起着承前启后的核心作用。但是如果要把这一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都列入的话，也远远超出60位，因此只能割爱，留出空间给第四代、第五代建筑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是，或者不久的将来是中国建筑界的中坚。各代人在书中的比例并没有刻意加以考虑，列入本书最年轻的建筑师是70后。

本书的体例也与其他同类书不同，采用叙事式、谈话式，而不是常见的简历式的小传，以较详实的篇幅着重介绍传主的设计之路、设计理念和代表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些建筑师的设计生涯和思想，他们的成长道路和培育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建筑大师不是不吃人间烟火食的神祇，而是有喜怒哀乐、有思想、有个性、有血有肉，做出了丰功伟绩，对新中国建筑有重要贡献的凡人。本书也不是为了表彰这些大师，他们的事业和成就已经在无数的评奖、论著、选集、文集和作品选中介绍过，许多名字的光辉无需更多的笔墨来彰显，他们的名字就代表了中国建筑史。

这是普通人写建筑师，凡人写给凡人看的一本朴实的书。

为新中国建筑和 新中国建筑师立传 (序)

靳时轮

承前启后

薪火相传

冯纪忠……我始终没有懈怠过	001
吴良镛……凝固音乐的指挥大师	005
罗小未……西方建筑史教学体系的奠基者、文化交流的使者	009
戴复东……以平常心，做创新事	013
关肇邨……重要的是得体	017
陈志华……不是保护传统，是保护历史的见证	021
梅季魁……大型体育建筑的宗匠	025
钟训正……顺其自然，不落窠臼	029
李道增……中国传统建筑的创造性转化	033
周干峙……为了更美丽的“人类风景线”	037
齐 康……建筑的最高境界是文化	041
彭一刚……深根厚德催新苗	045
魏敦山……永不停步的设计大师	049
邹德慈……与城市规划事业结缘一生	053
阮仪三……中国传统文化：懂得、热爱、珍惜	057
程泰宁……侠之大者，胸怀天下	061
蔡镇钰……做一个有中国灵魂的设计师	065
张锦秋……一位建筑师和一个城市的传奇	069
卢济威……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设计	073
何镜堂……知行合一，行为众范	077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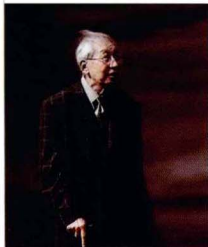
目 录

王小东……绮丽的西部建筑之梦	081
布正伟……双轨并进，持续自省	085
邢同和……实现建筑的音乐、诗歌与雕塑之美	089
罗德启……对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探索	093
马国馨……实践“大建筑观”	097
黄汉民……与福建土楼相伴相随的“建筑人生”	101
项秉仁……因时、因地的建筑	105
吴硕贤……走在建筑环境声学研究的前沿	109
汪孝安……循序渐进的建筑生涯	113
陶 郅……在复杂边界条件下寻找内在的逻辑	117
张永和……侦平凡生活，探非常建筑	121
刘家琨……我与建筑与文学与现实之间	125
周燕珉……引领实践的居住建筑学术研究	129
丁沃沃……看清与看轻	133
王建国……城市设计的研究与实践者	137
崔 恺……城市与建筑	141
孟建民……尊重多元，回归实践	145
常 青……从建筑历史的学术研究到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生设计	149
汤 桦……现实在左，理想在右	153
齐 欣……非精英建筑师	157

王 昀……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	161
王兴田……立足于文化、环境，做“谦虚的建筑”	165
周 恺……有为设计，无为经营	169
庄惟敏……顺势而为，无为而治	173
俞孔坚……中国设计必须妥善解决当下中国问题	177
王 澍……做一些真正的“东方建筑”示范	181
刘克成……在全球秩序的建立中确立文化身份	185
张 雷……让作品先发言	189
胡 越……带着责任，孜孜不辍于建筑设计	193
都市实践……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实践	197
张应鹏……建筑是我的非功能空间	201
马清运……矛盾中自转	205
章 明……源于传统，归于现代	209
朱 锴……建筑实验：当代，跨界和艺术	213
朱 涛……“思考型的实践”或“实践型的思考”	217
大舍建筑……有些东西是一直不变的	221
李静晖……独立思考，问题实践	225
祝晓峰……用自己的步调走出焦虑	229
马岩松……让建筑成为关注现实社会的手段	233
卢志刚……做有品性的中国建筑	237
知难，行亦难……《新中国 新建筑：六十年60人》编后记	242

目 录

我始终没有懈怠过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 冯纪忠

1915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936年9月至194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学习建筑，获建筑师及工程师学位。1946年回国，相继在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担任教职，并于20世纪50年代在同济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

冯纪忠是中国老一代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奠基人、中国城市规划专业以及风景园林专业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位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作品包括武汉同济医院、东湖客舍、方塔园等。2004年获第一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2008年获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杰出成就奖”。

冯纪忠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创始人，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我国现代建筑的理论建设、学科发展和实践等多方面卓有建树。正如冯纪忠在2008年接受电视采访时所说，“我始终没有懈怠过”。他集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现代建筑学养于一身，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城市规划问题十分关注，并在这一专业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此外，冯纪忠“与古为新”，在规划、建筑和园林领域内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在上海松江方塔园里树立了这样一个典范。

贯古今，跨中西

冯纪忠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浙江巡抚，父亲曾任徐世昌秘书。他自小就深受国学熏陶。待到在圣约翰高中和大学就读期间，冯纪忠兴趣很广泛，喜绘画、爱话剧、勤书法，还很欣赏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京剧。因为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体会到这一建筑不仅与地形结合得好，内部空间组织也十分合理，让人产生美好的印象，他对建筑学也有了兴趣。

1936年，冯纪忠随姨母到维也纳求学。他后来回忆说，许多人都到维也纳学音乐，而他则感到这这也是一个“建筑之都”，有着瑰丽的历史文化建筑。在他念书的维也纳技术大学，当时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当时又正值欧洲烽火连天，学业、生活都十分艰苦。据冯纪忠回忆，他甚至在那时学会了如何在飞机扫射时迅速贴墙而站，以保性命。冯纪忠在维也纳曾修读博士课程，计划以一栋老建筑为题写博士论文，也完成了测量工作，后来这座建筑却被战火所毁，因此他的论文也只能不了了之。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包豪斯热潮已遍及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冯纪忠的一些老师的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初，Theiss在维也纳市中心设计的Hochhaus，就堪称现代建筑的一个典范。可以说冯纪忠对建筑设计与规划关系的体悟，是与现代建筑理念的发展相互关联的，他本人，也正是将现代建筑理念介绍到国内的先锋。

1946年，经过一番奔走、苦候和行旅，冯纪忠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他跨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地上给母亲磕头。10年的异域生活，使得冯纪忠带回了西方建筑体系的认知、数年的从业实践。与此同时，他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冯纪忠曾说，自己一直比较注重文学的修养，但增加修为的方式是通脱的、多样的，并不一味拘泥于诗、文，而是要学会中西文不同的文法，理解中文文章和字体的“气”。他说：“有了‘气’就有了‘势’，‘势’有推动力，这条线就起作用了，就能出现‘形’。”比如说，有一种气是凝练的，如楷体；而草体简直是飞动了。在冯纪忠看来，这样的文化感受，对设计师是有益的。

建筑的道路上，冯纪忠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设计、景观规划设计这三个学科中均有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深厚的中西方文化学养，完整而丰富的感受、理解和表达能力。

建筑与城规，合则两利

在中国，城市规划作为一个专业，从1952年已经创设，1956年得以正名。而说到冯纪忠在城市规划领域内的学习与研究，则要追溯到他在维也纳技术大学求学的时期。在《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的诞生》一文中，冯纪忠追忆了这段经历：

“早年，我在奥地利读书时受规划课老师的影响很大，”他说：“在当时的课程里，不光是规划的老师，连设计的老师也都讲规划的内容。规划和建筑是不能分的，这个思想对我的影响很深刻。”然而那时，规划的内容在课堂上也并不多，冯纪忠就在住宅区布置一类的课程里去练习，体悟其中现代的建筑思想。

回国后，冯纪忠于1947年应邀到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可惜当时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比较薄弱，冯纪忠在那里只做了南京房屋、遗存、绿化等的调查分析，就回上海任同济大学教授，并兼任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些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城市规划的标志性方案——“伦敦规划”和“华沙规划”出现了。当时，我国的规划思想还停留在“开几条像样的马路，搞个分区”的层次上。在冯纪忠看来，那只是规划的一个侧面，应当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培养学生现代规划的思想。

冯纪忠认为，建筑学应该比较全面的一门学科，包括整个环境和建筑内部。特别是外部的环境，包括城市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当时的建筑学专业还纯粹只是建筑学，建国之后，因为到处都在发展才有了城市规划。那么城市规划是不是建筑学再加一点知识就行了？我认为不行。如果只是建筑师的话，对城市来说不够、不全。不能只是简单地放大，城市有供应，有交通，有其他方面，建筑师加点课，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本行业的思维方式。”正如1987年冯纪忠在获美国建筑师协会海外荣誉院士的授奖会上的发言所说，城市规划教育不要吃“盖浇饭”，而要吃“什锦炒饭”。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把建筑比作底下的白饭，上面来那么薄薄地一层盖浇，这种规划不行，规划一定要融合着吃。”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冯纪忠和同事们创立了国内第一个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他回忆道，1955年那年毕业的班级，可以说是他与金经昌（我国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与程世抚、钟耀华等人共同完成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一稿至二稿）、李德华、邓述平、董鉴乱几位同事一起“泡”出来的。邹德慈院士就是1955年毕业生中的一个，他参与的毕业设计“上海肇家浜路成街设计”，正是在冯纪忠的指导下完成。

1956年，时任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冯纪忠在全国建筑教学计划会上提出成立“城市规划”专业。当时，世界上只有四五个国家的学校开设有此专业。“认知现代规划和认识成立专业的必要，还不是一回事。”冯纪忠说，在这方面，我们是领先的。因为秉持“建筑与城规合则两利”的观念，冯纪忠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曾有意识地连续六年选择旧区改建为题指导。

如今，城市规划这个学科专业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有快速发展。尽管时代不同了，冯纪忠认为城市规划的许多原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们说人有肌肤、筋骨、气血，”在他看来，城规的筋骨是总图。应抓住总图，内聚外延，小大由之，不僵不浮，虚实相生。

2006年，冯纪忠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了对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现状的看法。他认为，现在规划还是没有跟上——“有些地方遭到破坏，增加的东西不恰当，也更乱。因为发展太快，思想跟不上。主观的原因也有，就是抱着形式主义不放。建筑的问题在形式主义，规划的问题也在形式主义。另外，最不好的客观原因是利润挂帅。”尽管认为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建筑师太不公平，冯纪忠也恳切地指出，建筑师应该有敬业精神，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认为错的，就大胆指出。

空间是建筑设计的核心

在推动我国现代建筑研究与发展方面，冯纪忠“空间原理”的提出，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他的学生邹德慈院士认为，冯纪忠这一思想，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然有所发展。后来，这一理论成果集中于《空间原理（建筑空间组合原理）》一书中。冯纪忠认为，设计的实质是“空间”，这一观点，不仅与中国传统建筑、造园的环境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对于在新的时代（建筑的新材料、新功能与城市发展的需要等）里思考设计之特性，有着很强的研究意义与现实意义。邹德慈院士曾言，冯纪忠这一理论对于今天规划设计领域“形式至上，忽视功能”的偏向是一剂良药，而自己在《城市设计概论》中关于城市两种空间——建筑空间和城市开敞空间相互联系、流动的观点，也是在冯纪忠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冯纪忠这一理论研究工作，走在了建筑学界的前沿。尽管“空间原理”在提出之时，曾有着许多不同的意见、乃至批评，冯纪忠仍切实地在教学工作中去贯彻。当时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多以类型划分，比如在讲授“医疗（医院）建筑时”，就单独将这一类型孤立地作为对象，而不涉及其他建筑类别。冯纪忠不满足于此，他常思考，难道不同类型的建筑之间就没有共性吗？尔后，他从学生一年级时，就以“空间原理”的方式去给他们讲建筑，讲从功能空间组织出发的设计方法。

冯纪忠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与其说是建筑学人理论工作的成就，不如说，是在提前为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前瞻性反应——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的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建设始终保持高速，建筑师与规划师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纪忠“空间原理”中所涉及的建筑的场所特性、设计师的工作方法，仍具有现实意义。

捕捉园林景观设计的新的韵

在同济大学，冯纪忠不仅创立了第一个规划专业，也曾创办风景园林专业方向。事实上，冯纪忠不仅在园林景观方面，而且对于建筑设计，也十分注重其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冯纪忠又是极“中国”、极“古典”的，他对于“意境”的产生与营造，保有文人式的细腻。

冯纪忠认为，中国人认识自然早，“我所说的认识不是科学上的认识，而是美学上的认识”。正因为能够欣赏自然之美，并以此为乐，中国人对自然比较尊重，讲求回归自然、和自然配合、甚至强调自然。

同时，他在园林景观的研究中，又主张使用现代的方法方式，提出了旷奥度、计算机分析等方法，使这个专业领域能够将感性和理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此，冯纪忠说：

“主要是利用遥感开发风景的问题。开发风景要考虑很多方面，在审美上主要是旷奥度。中国人口众多，开放后游客数量剧增，也需要新的风景。要找新的风景，光靠踏勘就太不够了，很多地方到不了。而利用遥感可以画出各种图来，再利用这些有意识地选择：首先是选形，形最根本的就是旷奥的问题。”

冯纪忠说，“旷奥”其实是来自于柳宗元：“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

在具体的工作中，冯纪忠指出，还需要其他东西来配合——“首先是植被，还有土质，都可以依靠遥感。最后当然还是要踏勘。但是已经有大体的概念，有很多踏勘就可以省掉。国外有遥感，但没有用到过风景上面，没有把旷奥度作为研究对象。把遥感用于风景开发，是我们首先做的。”1986 年前后，刘滨谊就曾在三清山这样做过。

在我国，“园林”作为建筑院校的专业学科，其发展伴随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在冯纪忠看来，尽管后来这个专业被定名于“景观”，但这个专业的基础确实是园林，只是发展之后就不再局限于园林，而是以所有环境为研究对象。他指出，对“景观”的研究与实践，需要深厚的园林知识以

及综合性的能力，“开发风景，如刚刚讲的利用遥感开发风景，也并不光属于测量系，这需要测量的知识，也要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基础。所以我们的范围很广，要懂得园林怎么设计，也要懂得怎么欣赏自然美，怎么寻找、怎么开发，用什么标准发掘。包括了这么多方面，还一定要追溯园林的历史。”因此，冯老一方面注重“广”字，提倡学生从多个方面增进素养；在另一方面，则有针对性地将学科范围内所设计的许多领域、问题，从本科专业到硕士、博士题目，有意识地安排进去，“也许每个点的深度还需要代代积累，但各个点都安排到了。”

与古为新：“方塔园”

入选中国建筑学会建国五十年优秀建筑、世界建筑师大会优秀设计展，荣获50个优秀设计作品中唯一的园林设计奖的方塔园，是冯纪忠“与古为新”创作观的结晶，其优美的意境、轻盈雅致的“何陋轩”，匠心独具之规划布局，已成为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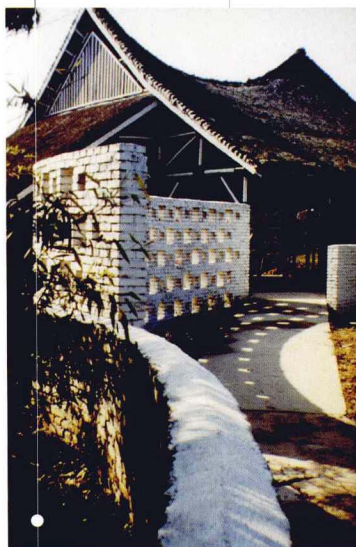
方塔园给人们的深刻印象，在于它与宋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方塔园的宋塔收分线很美，我们认为方塔园就应该有宋朝的味道。主题是宋塔，也并不是真正把宋朝的东西都搬来，不是在形式上，而应该在味道上匹配。”冯纪忠说，在方塔园里，每个东西包括细节都要考虑有宋的味道，所用到的对比、刚柔等手法均是有意为之，但它又是新的东西。“我们是中国人，只要主观地去想这个意境，就会和外国人不同。”从意境出发，而不是从形式去考虑，最后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具有宋文化气质的、属于今天的“形”与“象”。

冯纪忠说，方塔园最初只有塔和影壁，随后搬来了一个天后宫的殿，塔和影壁本身就不在一条线上，这是三个时代的东西，难以按轴线放置；加上两棵两百多年的大树，方塔园自然而然就不是对称布局。在空间上既有变化，又要有规律。这个规律也跟宋朝的规律一样，不呆板，是很活跃的东西。因此，在布置上，他强调“意动空间”，即“我的情感，我想说的话，我本人的‘意’，在那里引领着所有的空间在动，在转换”。

布局以塔为核心。“塔院与广场、园子之间的墙都不封闭，所有的空间都相互贯通，并且有多种方向的引导，甬道等引向宋塔、天后宫，几个大块的面积，大广场的地面、大水面、大草坪既独立，又不封闭，互相之间的空间分而不断，构成整体。”为了不破坏塔的秀丽，冯纪忠堆土做成堑道，再种上树，以此挡住一角比较碍眼的公房，自然成景而又节省资金。

方塔园的布局园中竹构的“何陋轩”，是一处极巧妙的构思与构造。本来公园想在那里建一个竹亭、竹廊，冯纪忠不喜一般的做法，他从嘉兴、松江等地的民居形式得到启发，运用中国的“竹构”，结点用绑扎的方法，在节约资金的同时，创造出一个阴凉轩敞的空间。

对于冯纪忠来说，建筑学、规划、园林是三位一体的。重要的是，他对此进行的深入研究，并落实在学科建设、设计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奠基意义，形成了我国现代建筑历史上宝贵的财富。（司阿玫 王丛秀/文）



方塔园何陋轩模型

方塔园何陋轩岛礁（效果图）

方塔园何陋轩入口

凝固音乐的指挥大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

1922年5月出生于南京。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曾留美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良镛先后主持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扩建方案等国家重大工程，其研究性规划作品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工程被授予联合国1992年世界人居奖。吴良镛其他成就还有：1976年，参加新唐山的城市规划工作；1999年，主持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起草了国际建筑领域的世纪宣言——《北京宪章》；2001年，主持完成《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自2002年12月起，参与《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

“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这是1999年6月，吴良镛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十届建筑大会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北京宪章》起草人，在大会报告中讲的一番话。《北京宪章》的通过，标志着吴良镛在20世纪历经几十年形成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将成为指导21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的纲领性文献。

“谋万人居”。带着这个萌生于对百姓生活切身之痛的信念，吴良镛已然为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倾注了近乎毕生之心血，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

废墟中孕育的建筑师之梦

吴良镛的建筑师之梦，诞生在抗战时期四川一座小城的废墟之上。当时他跟随家人颠沛流离，来到蜀中合川逃避战祸。在他参加完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门科目的那个中午，日军的飞机轰炸合川，半个城被烧，大火到第二天还没有熄灭。满目疮痍的景象让吴良镛心中十分震动，当时他就想：“要把城市重新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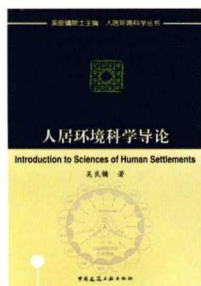
1940年，他如愿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5年毕业后，又来到清华大学协助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筹办建筑系。1948年，梁思成推荐他远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

学业既成，他收到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一封来信，信里写道：北平百废待兴，城市规划工作正待展开，望你从速回来，尽上一份心力。1950年底，吴良镛取道香港返回祖国。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图书馆新馆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主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9年，在他的倡导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建设高潮迭起，吴良镛也投入了与火热的实践与研究中。步入花甲之年，在许多人看来是人生休养阶段的开始，而对于吴良镛，这才是他20年辉煌事业的发轫。这位生于1922年的老人，在自己61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从广义建筑学到人居环境学

面对中国大动乱之后建筑百废待兴的局面与种种矛盾，吴良镛深感传统建筑学难以满足中国



著作《人居环境科学导论》

菊儿胡同原貌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

菊儿胡同新貌



当时错综复杂状况的需要，在道萨迪亚斯“人类聚居”概念的启发下开始进行“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历经长达6年的酝酿，1987年8月19日，吴良镛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建筑科学的未来”学术讨论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广义建筑学”的思想。1989年《广义建筑学》一书出版，该书是吴良镛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积长时期的教学工作及参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实际经验而结出的硕果。

正如2002年4月7日，吴良镛在“21世纪建筑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所说：“在实践上我从最基本的盖房子做起，后来认识到不能孤立地就建筑论建筑，需要研究城市，于是面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事城市设计、园林景观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

继“广义建筑学”之后，吴良镛在1993年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理念。这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他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学科的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吴良镛在《建筑·城市·人居环境》一书中写道：“我们研究建筑，要从房间——房屋——邻里——市镇等等各种物质构成的大小不一的空间中，看到人群，看到人的需要，觉察人们的思想、活动、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看到即使是同一个人，各时间的需要不一，有时需要热闹、交往、流动，有时却又需要安宁、私密、静态，因此，为他们服务的这一切物质设计都要做到‘聚乎隐隐，各得其所’。”

从建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跳出来走向人居环境，核心思想都是“以人为本”。而吴良镛又绝不满足于在象牙塔中雕琢理论，虽然由他亲手设计的建筑项目并不多，但每一处都渗透着他深切的人文关怀，是他的理想之光照进现实的产物。

菊儿胡同：“有机更新”的典型探索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北京菊儿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438米，居住着200多户居民。20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被列入北京的“危房”改造项目。对于北京的旧城改造，吴良镛关注已久，早年北京城墙的拆毁让他心痛，改革开放后对旧城区老四合院无规划、无节制的拆毁，让吴良镛深感忧虑。在他的眼中，北京旧城代表了中国封建大一统社会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是“卓越的纪念物”和“一个文明的顶峰”。这个城池的院落体系，从故宫太和殿，到每一套四合院，不问大小，都呈方形。街道也都是正南正北，非常完整，呈现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平铺式城市的美感。

为此，吴良镛提出了对旧城改造“有机更新”的理念，在发展中保护旧城格局的完整性，保持平铺式城市的特色。遵循城市发展的固有规律，以新替旧，并使新的建筑有机融入城市的整体。他说：“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旧了的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为了在实践中发展“有机更新”的理论，1987年，吴良镛接手了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改造工程最初仅有2000多平方米，他不嫌其小，精心设计。他说，在这里他实现了一个多年的梦想。

他将胡同的房屋按照质量分为三类：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成的质量较好的房屋予以保留，现存较好的四合院经修缮加以利用，破旧危房予以拆除重建。

他采取了更多的进深数来强调庭院中“进”的概念，而且在“院”的形态上又不断出新。胡同吸取了南方住宅“里弄”和北京“鱼骨式”胡同体系的特点，以信道为骨架进行组织，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有的在传统厢房的位置用过街楼联系两个庭

院,使整个建筑群交通方便,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两条南北信道和东西开口,显得更通达,解决了院落群间的交通问题。

菊儿胡同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取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他用二三层的单元楼来围绕原有树木作为庭院,形成“类四合院”。胡同中的树木尽量保留,原有的每一棵老树都在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再结合新增的绿化、小品,新的院落构成了良好的“户外公共客厅”,颇有趣味。建筑基本沿袭了传统灰瓦粉墙,并不时以稳重的暗红提示人们这是一组谦逊但很有活力的建筑群。

菊儿胡同的改造,既讲究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结合,又保护了城市的历史,在吸取国内外优秀建筑文化和经验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的人居环境建设理论,被认为是旧城更新实践的成功典范。1993年,联合国为吴良镛颁发“世界人居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建筑界获得的最高奖项。

曲阜孔子研究院：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建设步伐,带来了“千城一面”之虞。作为一位长期进行城市研究的老学人,吴良镛对此十分关注。他认为,文化作为历史积淀,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它融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氛围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规划和设计中,吴良镛决意将其定位为:既要有高度的文化内涵,承载着研究和发扬儒学文化的历史使命,又必须是现代建筑,渗透着现代建筑的审美和特色。为了更好地处理“继承与发扬”的关系,他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专门研究,借鉴“河图”、“洛书”和“九宫”的观念,采用“方圆”结合的建筑形式,集中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文化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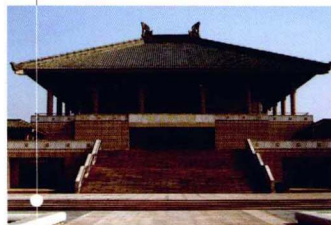
吴良镛还为孔子研究院设计了辟雍广场。广场借用古代学宫中的“辟雍”圆形水池围绕方形台基模式加以变形而成。广场硬质铺装纹样总体成十字玉形,在广场中心部位以《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典故为据,“以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利用特形石,分别在东、南、西、北做圭、璋、琥、璜形。正中心递阶成台,台心铺地,做璧形以喻天。并设圆形干喷泉,不喷水时,平台可以做多种用途。这种设计模式既表现了建筑美,又体现了自然美,并将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与鲜明的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深邃文化内涵的“场所意境”。

中央美术学院：城市、建筑、地景的三位一体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深厚兴趣与研究的吴良镛,素来推崇“城市规划——建筑——园林”这一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的良好传统。他从传统中吸取营养,创造性的提出了“建筑、城市、地景三位一体”的建筑创作观,即用城市规划的原则与创造以明确城市设计的思路,以城市设计的观念来指导建筑设计,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推进城市设计,以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妙造自然”的园林设计原则组织生态空间,创造出时代人文精神,富有诗情画意的建筑艺术作品。他多次强调,“建筑与城市要综合起来考虑,要同时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相分离的现象。”

2003年,由他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新校园规划,正是城市、建筑、园林设计三者有机结合的典范。

新校园坐落在北京东北郊望京新区中心绿地东侧。这里原为废窖坑,最深的地方有30多米。这一特殊地形在给吴良镛的设计增加了难度的同时,也为善于因势利导的吴良镛开启了创造的契



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